彖蝕勺編

蠡勺編卷六目錄

中庸由乾卦得來　葉公之顧命

魯鼓薛鼓　明德可盡大學之義

樂經　聲樂之用不皆可解

蠡勺編卷六

嶺南遺書
番禺 淩揚藻 譽釗撰

戴記源流

傳莫菴曰初河閒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亦無傳者至劉向考校經籍得一百三十篇又得明堂陰陽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禮及漢末馬融傳小戴之學又益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遂爲四十九篇

大戴錯亂煩冗

大戴禮八十五篇今止四十篇漢信都王太傅戴德纂隋志載十三卷而夏小正別爲卷唐志但云十三卷而無夏小正之別朱子曰大戴禮冗雜其好處已被小戴採摘然尚有零碎好處在直齊陳氏曰大戴禮哀公問投壺二篇與今禮記不異保傅篇世言賈誼書所從出也今考禮察篇湯武秦定取舍一則盡出誼疏反若取誼語勸人者公符篇案舊本公冠作公符蓋冠或作𠖌與符形近因誤作公符也錄漢昭帝冠辭則似非德本書也德州盧氏見曾曰大戴禮十三卷向不得註者名氏朱子嘗以爲鄭康成亦以其精核有似之者然其閒有引鄭說及郭象孫炎之言惟王深甯斷以爲北周盧景宣所註景宣名辯本傳云以大戴禮未有解詁乃註之

其兄景裕謂之曰昔侍中註小戴今爾註大戴庶纂前修矣然今所傳惟二十四篇有註其餘十五篇無註朱子亦謂其不可曉則在宋時本已然矣此書篇第或闕或重頗亦為後人所更易如明堂之制本卽在盛德篇中魏李謐著論梁劉昭註續漢志及唐杜氏通典皆如此今又別出明堂篇第六十七非也其他如投壺公冠等篇皆錯亂難讀學者病之

小戴採據之雜

海鹽崔氏應榴曰小戴删大戴之八十五篇為四十九篇其中尚有與大戴同者如哀公問投壺此篇目之皆同也聘義卽大戴之朝事篇喪服四制卽大戴之本命篇此篇

目不同而文同也雜記之釁廟禮即大戴之釁廟篇祭義記曾子之孝即大戴之曾子大孝篇經解記論禮之語即大戴之禮察篇此外更有同于逸周書者有同于儀禮者有同于家語者有同于魯語者有同于荀子者蓋禮經非出一手故採摭之雜如此

禮記纂言

小戴記三十六篇元臨川吳澄幼清所序次其言曰漢興得先儒所記禮書二百餘篇大戴記刪合為八十五小戴氏又損益為四十三曲禮檀弓雜記分上下馬氏增以月令明堂位樂記鄭氏從而為之註總四十九篇精粗雜記靡所不有秦火之餘區區掇拾所謂存十一于千百雖不

能以皆醇然先王之遺制聖賢之格言往往賴之而存第其諸篇出于先儒著作之全書者無幾多是記者旁搜博采勦取殘編斷簡會稡成書無復詮次讀者每病其雜亂而無章唐魏鄭公爲是作類禮二十篇其書不可得見朱子嘗與東萊呂氏商訂三禮篇次欲取戴記中有關于儀禮者附之經其不係于儀禮者仍別爲記呂氏旣不及荅而朱子亦不及爲幸其大綱存于文集猶可攷也晚年編校儀禮經傳則其條例與前所商訂又不同矣其閒所附戴記數篇或削本篇之文而補以他篇之文今則不敢故止就其本篇之中科分櫛剔以類相從俾其上下章文義聯屬章之大旨標識于左庶讀者開卷瞭然若其篇第則

大學中庸程子朱子既表章之與論語孟子竝列爲四書固不容復厠之禮篇而投壺奔喪實爲禮之正經亦不可以雜之于記其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六篇正釋儀禮別輯爲傳以附經後外此猶有三十六篇曰通禮者九曲禮內則少儀玉藻通記大小儀文而深衣附焉月令王制專記國家制度而文王世子明堂位附焉曰喪禮者十有一喪大記雜記喪服小記服問檀弓曾子問六篇記喪而大傳閒傳問喪三年問喪服四制五篇則喪之義也曰祭禮者四祭法一篇記祭而郊特牲祭義祭統三篇則祭之義也曰通論者十有二禮運禮器經解一類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一類坊記表記緇衣一類儒行

自爲一類學記樂記其文雅馴非諸篇比則以爲是書之終嗚呼由漢以來此書千有餘歲矣而其顚倒糾紛至朱子始欲爲之是正而未及竟豈無望于後之人與用敢竊取其意修而成之篇章文句秩然有倫將來學禮之君子于此考信或者其有取乎　四庫簡明目錄謂其詮釋經文頗爲簡要惟重爲編次全失戴氏之舊分別觀之瑕瑜不掩可矣

獻田宅者操書致

曲禮獻田宅者操書致孔疏云古者田宅悉爲官所賦本不屬民今得此田宅獻者是或有重勳爲君王所賜可爲已有故得自獻陸稼書謂既是君所賜豈得擅獻人燕噲

之讓子之鄭伯之假許田君子皆譏之恐是周衰之變禮
按檀弓曰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不曰賜而曰獻尊賢
也此或君以田宅與賢者則書以致之而辭曰獻也

子游論踊

檀弓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慍慍斯戚
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劉原父七經小傳謂人舞宜樂不
宜慍又不當漸至辟踊此中間有遺文矣蓋本曰人喜則
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蹈矣人悲則斯慍慍斯
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自喜而下五變而至蹈自悲
而下亦五變而至踊所謂孺子慕者也

元日元辰

孟春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躬耕帝藉註云元辰蓋郊後吉亥也（俗本誤作吉辰）正義曰知用亥者以陰陽式法正月亥爲天倉以其耕事故用天倉也皇氏云正月建寅日月會辰在亥故耕用亥也盧植說禮通辰日日甲至癸也辰子至亥也郊天陽也故以日藉田陰也故以辰陰禮卑後必居其末亥者辰之末故記稱元辰註曰吉亥又據五行之說木生于亥以亥日祭先農亦其義也太常丞何諲之議鄭註謂元辰蓋郊後吉亥也亥水辰也凡在貇稼咸存灑潤五行說十二辰爲六合寅與亥合建寅月東耕取月建與日辰合也

苦菜秀

月令孟夏之月苦菜秀方慤曰南方之菜味苦感火之味而成馬晞孟曰火炎上作苦故苦菜秀張虙曰苦菜詩謂之荼按本草苦菜一名荼草一名選名醫別錄一名游冬邢昺爾雅疏一名蘵葉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花黃似菊堪食但苦耳易通卦驗元圖云苦菜生于寒秋經冬歷春得夏乃成處處皆有陶宏景疑是茗失之矣爾雅釋木有檟苦荼乃是茗

武王之歲

諸陽傅氏曰竹書紀年武王以嗣位之十七年冬陟年五十四蓋克殷後六年也史記則云武王克殷至于周日夜不寐公旦問其故王曰告汝惟天不享殷自發未生于今

六十年云云夫武王以末受命而殁之未生以前僅六十年安得有所謂九十有三者金仁山曰年之修短命也雖聖人豈能以與其子如其說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前已有伯邑考武王八十一而生成王後又有唐叔虞人情事理所必不然三人出則從二人之言吾是以知戴記之未確也

成王幼不能涖阼

江愼修曰竹書紀年成王八年甲辰春正月王初涖阼親政又云命魯侯禽父齊侯伋又云遷庶殷于魯案成王十二歲卽位周公攝政七年作洛邑八年春正月始涖阼親政明堂位所謂七年致政于成王者也是年始命魯侯劉歆

歷譜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此命伯禽于魯之歲是也蓋前此七年爲周公攝政之年今通鑑前編等書書命魯侯于成王卽位之元年是不考歷譜前此尙有攝政七年耳記云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于伯禽成王有過則撻伯禽若元年伯禽已封魯則抗世子之法安所施且魯卽奄國之地卽曲阜奄至鄕元年武庚叛奄與蒲姑並作亂三年殺武庚乃伐奄滅蒲姑四年伐淮夷遂入奄五年乃遷奄君于蒲姑若元年仍有奄國安得魯地七百里以封伯禽乎故封伯禽以成王八年爲得其實其云遷庶殷于魯卽左傳所謂殷民六族者也

內則非禮經之旨

敬齋古今黈曰修身莫大乎事親事親莫大乎致養致養莫大乎養志盡天地之精微竭水陸之多品而或不得其所欲者秖以養口腹耳養之下也怡聲順色先意承志雖但菽水之約而有以得其歡心是則養之致也孔孟言之詳矣內則言事親則歷數饘酏酒醴棗栗飴蜜堇荁枌榆免薧滫瀡脂膏之屬及夫虀齊醬醢之目膳羞調和之宜脫肉作魚膾桃攢相之名麋菹豕軒辟雞宛脾之刖其事卑鄙煩猥大類世所傳食纂而辭費義贅則又若上林子虛之誇甚非所以闡明禮經之旨也竊意漢儒雜採周禮燕饗所用及當時飲食所尚簉合曲禮王制揎釀竹帛以射時取資耳

粤雅堂校刊

自仁率親自義率祖

大傳云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又云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是故人道親親也陸稼書謂祖以義爲主故義屬祖禰以仁爲主故仁屬禰非謂事禰止用仁不用義事祖止用義不用仁也觀一則曰其義然也一則曰人道親親也則祖禰二者皆可謂之義亦皆可謂之仁汪雙池謂推愛父之心以愛祖愛以漸而殺服制以漸而殺故曰輕祖尊于父曾祖又尊于祖故曰重彌上彌尊彌近彌親也

南風之詩

禮樂記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註南風長養之風也以言父母之長養已其辭未聞也正義曰言已得父母生長如萬物得南風生也舜有孝行故以此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而教天下之孝也王肅聖證論引尸子及家語難鄭云昔者舜彈五弦之琴其辭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鄭云其辭未聞失其義也經義雜記謂家語爲王肅所增加非鄭所見又尸子雜說不可取證正經故言未聞也據高誘註淮南子亦有其義而亡其辭

宋音燕女溺志

傅氏學沆曰樂記宋音燕女溺志十五國無宋風何所據

而有宋音案史記衛靈公適晉舍于濮上夜聞琴聲召師涓聽而寫之至晉爲平公奏之師曠曰此師延靡靡之操武王伐紂師延投濮水死故聞其聲者必于濮水之上是宋音即師延靡靡之音也宋爲殷後故曰宋音

商齊

禮樂記商者五帝之遺聲也齊者三代之遺聲也皆在雅頌之前者經史問答曰竹村嘗言康衢風之祖也喜起商風雅之祖也五子之歌變聲之祖也是皆商齊之遺也以是推之即放齋所云太始天元之策包羲罔罟之章葛天之八闋康衢之民謠古詩所始者也皆商聲也蓋商聲有正而無變齊聲則有正變二者大傳所云大訓大化九原

六府皆禹樂章而九辯見于山經統之則九功九德之九歌也呂覽所云晨露是湯樂章皆雅之祖也五子之歌以下變聲日多如麥秀如采薇如微子之閔殷如祈韶皆變聲也則皆齊聲也其中或多依託故夫子不錄

周人禘嚳而郊稷

金殿撰輔之曰天祭莫大于圜丘地祭莫大于方澤與宗廟禘其祖之所自出三者之祭皆謂之禘見于鄭君釋周官大司樂後儒習知宗廟有禘疑禘非祭天地之名惟鄭君識古能述其義周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魯語天子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楚語禘郊不過繭栗烝嘗不過把握又曰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

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刲羊擊豕夫人必自舂其盛又曰天子親舂禘郊之盛王后親繅其服其言禘郊與宗廟烝嘗對文明禘非宗廟之祭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與國語禘郊繭栗烝嘗把握之文合表記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與國語天子親舂禘郊之盛文合天地之祭名禘著于此矣周人歲有事於天者冬至禘昊天啟蟄郊上帝及四時迎氣于四郊兆祀五帝凡七祀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明昊天與上帝殊掌次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明上帝與五帝殊其

冬至禘昊天以嚳配啟蟄郊上帝以稷配魯語是以言周人禘嚳而郊稷四時迎氣祀五帝則以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配冬至禘昊天國語謂之禘戴記通謂之郊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又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禮家舊說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此冬至圜丘之禘通得郊名也對啓蟄而郊言之故謂之始郊大司樂職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蔟爲徵姑洗爲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經言冬日至于圜丘奏之是著啟蟄而

郊無此降神之樂鄭君釋天神地元人鬼三大祭爲禘引
祭法周人禘嚳而郊稷謂此祭天圜丘以嚳配之又言人
鬼則主后稷旣于圜丘之禘宗廟之禘區別不疑其釋喪
服小記及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又以
禘爲郊稷與大司樂宗廟之中禮人鬼之文又異矣

祖文王而宗武王

丹鉛總錄孝經宗祀文王于明堂鄭康成曰祭法云祖文
王而宗武王文王稱祖矣孝經云宗祀文王是文王稱宗
王肅駮之曰鄭引孝經以解祭法而不曉周公本意殊非
仲尼之義旨也祖宗自是不毁之名非謂配食于明堂也
審如鄭言則經當言祖祀文王于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宗

者尊也王肅之言可證鄭氏之謬而宗者尊也四字有根據愼案宗與尊古字通用左傳召伯宗公羊作召伯尊古帝尊盧氏亦作宗盧氏可以爲證鄭氏誤以宗爲祖宗之宗而不思宗尊通用之字也朱子答楊元範書曰字書音韻是經中第一事先儒多不留意不知如此等處不理會卻枉費了無限亂說牽補而卒不得其本義亦甚害事也

鄭氏王氏言郊禘之失

禘本廟祭而鄭氏以冬至圜丘之祭與孟春祈穀之祭皆改名曰禘以爲圜丘與郊皆是禘祭謂天神有六冬至祭天皇大帝于圜丘秖祭一天帝而以嚳配之國語祭法所云周人禘嚳而郊稷者此則圜丘之禘也非郊禘也夏正

粵雅堂校刊

祀五方五帝自軒黃以來各祭五德所感生之帝謂之感帝之禘周以木德王當禘蒼帝靈威仰而配之以稷大傳喪小記所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卽此禘也然此是郊禘非圜丘之禘也夫以五年大禘三年吉禘四時夏禘康成在諸經亦屢有論說而忽改此兩禘又復以圜丘與郊分居兩禘名其在諸經傳別無考據然且註郊特牲大傳諸書以周郊爲魯郊以長至日爲春分日以魯啟蟄之祭爲報反之祭又且襲緯書邪說稱天帝爲曜魄寶蒼帝爲靈威仰赤帝爲赤熛怒白帝爲白招拒黑帝爲汁光紀黃帝爲含樞紐則不通之中又涉妖妄王肅從而闢之宜也第子雍作聖證論謂天六帝爲一不得

有六則爾雅明有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諸稱卽詩傳稱皇天旻天亦然如謂五行助天帝分時以行化育可稱五佐不可稱五帝則周禮大宰大司徒諸職明有祀五帝掌次祀五帝掌裘掌牲諸文卽家語亦明載季康子問五帝文史記有宰我問五帝德語其于五帝之稱未有異也如又謂五帝是五人帝不是天帝則考之明堂月令諸書皆有五天帝如青帝赤帝之類而後有太皞炎帝句芒祝融諸人帝人臣以配之故方明祀五帝則但繪五采色于木以爲之主而秦漢以後凡祀五時第分設五方一帝主而并人帝亦去之此正古祀五帝之顯然者秖康成無識誤以出帝爲感帝且妄引春秋緯文耀鉤

諸稱以當五帝則謬戾之甚非謂竟無五帝也王謂圜丘即郊郊即圜丘世無不羣然是之而予獨不然者夫圜丘與郊俱是天祭而非禘祭則王說甚當然不可謂圜丘與郊無分別也夫圜丘祭天天子之禮豈可與祈穀雩帝四時迎氣諸郊下及侯國者同年而語且圜丘泰壇也四郊有泰壇乎即曰泰壇者天子之郊侯國自無之然祈穀雩帝四時迎氣諸郊在天子不廢未聞畿內四郊皆圜丘也夫亦惟圜丘祈穀明屬兩祭且明屬兩地鄭氏以為皆禘而溷之故以之致辨而王氏又承其溷而不為之分則瞀郊眞周郊長至眞春分報反之祭眞祈穀之祭大亂之禮也吾故曰俱不是也見西河經問

大夫適士官師廟

靑田王希陽曰祭法大夫三廟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官師升適士適士升大夫以次增立其廟固其理也適若先大夫既立三廟矣其子孫乃無爲大夫者而爲適士爲官師不當祭其廟將設其主乎抑存之乎毀之非禮也存之其誰宜哉存之而主于宗子與孔仲達至謂大夫無主故無所寄藏恐未必然禮支子不祭故支子之爲大夫者有事于廟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然則支子之爲大夫者不得立廟矣宗子爲大夫支子之大夫則固可因其三廟而祭設宗子爲適士爲官師或一廟或二廟所當祭者不過祖與禰也支子之大夫所當祭之曾祖宗子既不

當祭支子之大夫又不敢祭將闕之乎將遂以支子之大夫所當祭而祭之乎闕之非禮也祭之又非適士官師之宗子所宜祭也禮大夫欲祭高祖則省于君謂之干祫大傳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註大事祫祭也省問也干者自下干上以卑者而行尊者之禮今欲祭于曾亦將請于君與又宗子爲大夫其支子與之同行者亦爲大夫因之而祭三廟則固宜也苟宗子與支子其行不同等所祭之曾祖禰亦不同等則如之何竊意各隨見爲大夫者所宜祭之三廟而祭之宗子但爲之主祭耳主祭者爲宗子初不論其行之不同等也

司命

祭法王爲羣姓立七祀其首曰司命非春官以槱燎祀司

中司命之司命也此文見第五星鄭註謂小神居人閒伺察小過作譴告者爾又云司命主督察三命孔疏引援神契謂命有三科有受命謂年壽也有遭命謂行善而遇凶也有隨命謂隨其善惡而報之也汪雙池曰鄭註之說孔氏熊氏皆主之然謂實有鬼神居人閒伺察小過則似看鬼神有心又似兩閒鬼神亦有分司統屬如官府號令胥徒焉則密而反疎且啓後世之禱媚矣

中庸由乾卦得來

彭尺木述古謂乾六爻之義中庸一書所自出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天命之謂性也雲行雨施品物流形率性之謂道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修

道之謂敎也聖人法天之學一言以蔽之曰大明終始而已知終始之相生而未始或息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知至至之至此而已知終終之終此而已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通乎晝夜之道而知矣愼獨之功也九二之正中中和之德備矣九五之作覩位育之功畢矣語其至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故曰見羣龍无首吉天德不可爲首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初不以時位爲加損焉此舜禹所以有天下而不與也乾之德莫善于潛莫不善于亢故中庸終言尙絅之義以闇然爲基以聲色爲末其旨不亦微乎其蘊不亦深乎

葉公之顧命

禮緇衣引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注以葉公爲沈諸梁楊升菴謂此文在汲冢周書祭公解蓋祭公疾革時告穆王之言祭字誤作葉耳按汲冢周書云汝無以戾口罪疾喪時二王大功汝無以嬖御固莊后汝無以小謀敗大作汝無以嬖御士疾大夫卿士汝無以家相亂王室而莫恤其外與記文大同小異

魯鼓薛鼓

西河經問投壺請慶多馬後命絃者曰請奏貍首是魯鼓薛鼓正貍首詩詞之鼓節也古凡奏樂必歌詩歌詩而後琴瑟笙管籥簫篪笛塤編鐘編磬凡十一器皆足以倚之

乃其節之者則有三器柷也鼓也搏拊也若射與投壺奏樂則但以琴瑟倚歌以鞞鼓與大鼓作節而不用柷與搏拊蓋射必聽歌使容體步止與歌聲相應而總以二鼓爲之節是以天子歌騶虞有七節謂歌七終先虛聽三終而後一終一發矢凡四矢諸侯歌貍首大夫采蘩士采蘋皆五節謂歌五終先虛聽一終而後一終一發矢凡四矢四矢乘矢也特其聽聲時祇記鼓節如審弓省度句絃發笴皆記鼓節以行事故孔子曰何以聽何以射言循聲按節當費經營或鞞或鼓毋令差誤然後容比禮而聲比樂則是此鼓者正聽之以應此歌詩者也秖以投壺之節半于射禮而其爲歌則又限于貍首一詩而無天子諸侯大夫

之等以致戰國時有魯薛兩家子弟其辭不同而鼓節又異因之有魯鼓薛鼓之譜見于投壺其半字以前皆射禮之節半字以後則投壺之節方者鞞鼓圓者大鼓譜記固甚明也

明德可盡大學之義

彭允初曰大學之書明明德一言盡之矣親民者明德中自然之用非在外也民吾同體親之云者還吾一體而已矣故下文不曰親民而曰明明德于天下天下心量所周蕩然無際民視民聽即吾視聽民憂民樂即吾憂樂是謂明明德于天下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歸仁非在外也亦還吾一體而已矣至善者明德中自然之矩所謂天

則也見龍无首乃見天則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所謂至也故道先于知止矣知者明德之所著察止外無知知外無止止外無知是謂知本知外無止是謂知至知至云者外觀其物物無其物物無其物是謂物格內觀其意意無其意意無其意是謂意誠進觀其心心如其心心如其心是謂正心由是以身還身以家還家以國還國以天下還天下不役其心不動于意不殺于物是謂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而其機莫切于知本家國天下以身爲本而身以知爲本故反復于本末之辨而終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知本則知止知止則知至不其然乎然其功莫要於誠意蓋亂吾知者意也慎之于獨無有作好無有作

惡而已矣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言無作也無作則無意矣心廣體胖此其徵也淇澳烈文德之所徵民不能忘一誠之所貫浹也所謂誠于中形于外也何以誠之反之于獨不昧其知謂之自明用其極者自明之極本斯在是矣緝熙敬止其功也仁敬孝慈信一止也極也大畏民志通天下之志也意既誠矣知斯至矣知本之說也然則學者宜知所以事心矣善事心者納之于一矩而已矣所謂正也自身而家國天下納之于一矩而不修且齊焉治且平焉矩也者所謂極也至善也絜矩也者本即以知末止于至善明明德于天下之實也君子先慎乎德反本而已矣彼好惡拂人之性者豈其性異人哉舍本而逐末卒為天

下修本其可勿務乎故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

樂經

錢塘馮氏景曰漢藝文志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近日有人援此以表章爲古樂經與禮經並配亦小有致景聞之先儒曰樂經之失傳乃其鏗鏘鼓舞許多度數節奏亡焉耳班氏曰周衰禮壞樂尤微眇以音樂爲節又爲鄭衛所亂故無遺法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河閒獻王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雖云與制氏不相

遠然其道寖以益微卽如大司樂之九夏乃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他如六樂九變所爲一變而致羽物再變而致贏物之類亦第言其變而不詳其所以變則樂之有記而無經者時勢使然惟孔子語魯太師樂一章其節奏可想見劉子念臺以爲備四時之氣此則可爲樂經冒子大司樂章未足以當之

聲樂之用不皆可解

三百五篇惟周頌三十一篇商頌五篇爲祭祀之詩小雅鹿鳴以下彤弓以上諸篇爲燕享之詩此皆其經文明白而復有序說可證者也至于周南以下十五國風小雅自六月而下大雅自文王而下以至魯頌之四篇則序者以

爲美刺之詞蓋但能言其文義之所主而不能明其聲樂之所用矣左傳所載列國諸侯大夫聘享賦詩大率多斷章取義以寓已意如秦穆公將納晉文公燕之而賦六月季武子與韓宣子嘉樹燕之而賦甘棠蓋借二詩以明贊諷之意又如荀林父送先蔑而爲賦板之卒章叔孫豹食慶封而爲賦相鼠蓋借二詩以明箴規之意他若是者不一而足皆是因事寓意非曰此燕必合賦此詩也獨儀禮所載鄉飲酒禮燕禮射禮工歌閒歌合樂之節及穆叔所言天子享元侯與兩君相見之禮則專有其詩然考其歌詩合樂之意蓋有不可曉者夫關雎鵲巢閨門之事后妃夫人之詩也何預于鄉燕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蘋采蘩

夫人大夫妻能主祭之詩也何預于射而射禮用之肆夏繁遏渠宗廟配天之詩也何預于燕飲而天子享元侯用之文王大明緜文王興周之詩也何預于交鄰而兩君相見歌之以是觀之其歌詩之用與詩人作詩之本意蓋有判然而不相合者不知其何說也此馬竹村之疑亦前人所未及者

鑫勺編卷六

譚瑩玉生覆校

蠡勺編卷七目錄

蠡勺編卷七

番禺 凌揚藻 譽釗

石臺孝經

孝經疏序曰孝經河閒顏芝之所藏因始傳之於世漢初芝子貞出之長孫氏江翁后蒼翼奉張禹皆有說見漢書自西漢及魏歷晉宋齊梁註解之者殆及百家至有唐之初雖備存祕府而簡編多有殘闕傳行者惟孔安國鄭康成兩家之註幷有梁博士皇侃義疏播于國序然辭多紕繆理昧精研至唐元宗朝乃詔羣儒學官俾其集議是以劉子元辨鄭註有十謬七惑司馬堅斥孔註多鄙俚不經其餘諸家註解皆榮華其言妄生穿鑿明皇遂于先儒註中采摭菁英芟去煩亂撮其義理

粵雅堂校刊

允當者用爲註解至天寶二年註成頒行天下仍自八分御札勒於石碑卽今京兆石臺孝經是也碑今在西安府儒學前第二行題曰御製序并註及書其下小字曰皇太子臣亨奉 敕題額其額曰大唐開元天寶聖文神武皇帝註孝經臺後有天寶四載九月一日銀青光祿大夫國子祭酒上柱國臣李齊古上表及元宗御批大字草書三十八字其下有李林甫李適之等四十五人姓名

古文孝經

漢武帝時魯恭王得古文孝經於孔壁中則孔鮒所藏本奏以上獻孔安國爲傳既而其書亡隋開皇時祕書學士王逸始得之以示王邵及劉炫炫遂率意改刊分庶人章

爲二曾子敢問章爲三又多閨門一章故爲二十二章復著古文孝經稽疑一篇以伸其說司馬温公獨尊信之作古文孝經指解一卷朱子作孝經刊誤亦据古文殆別有見也

孝經非孔氏之舊

馮氏景解舂集云何休述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本鉤命決文而汪端明以爲此書多出後人附會朱子亦作孝經刊誤蓋以其書非復孔氏之舊也善乎歸震川之言曰宋元大儒卓然獨見以所去者是矣而所存者又未必純乎孔氏之舊也則莫若俱存之夫孝經十八章河間顏芝所藏芝之子貞之所出也而古文孝經多閨門一章則孔氏

壁中所藏魯三老之所獻也在君子之事親孝章後其文云子曰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共二十有四字正宜並存以待學者之自擇則眞僞不可掩奈何卒以顚本爲定也唐開元中史官劉知幾議宜行孔傳廢鄭註發其非康成者十二司馬貞等排之卒行鄭學後明皇自註元行沖造疏頒于天下遂以十八章爲定今石臺孝經是也則古經之廢自此始矣桓譚新論曰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惟是閨門一章既出孔壁古文流傳漢魏未之有改司馬貞獨以爲隋劉炫僞作而黜之豈非有見於唐代閨門不肅而爲國諱耶所謂逢君之惡罪之大者也

[illegible]葬成之書

錢塘馮氏景曰論語二十篇多孔子七十以後之言何也史記孔子去魯年五十六凡十四載而反乎魯其爲七十無疑所云歸與歸與以裁吾黨小子及七十從心假我數年之語可徵也考家語七十二弟子解與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其載歲數特詳惟子路少孔子九歲其曾閔樊卜顓孫澹臺皆少孔子五十以下而子淵子羔子賤子游及原冉公西端木之徒皆少孔子四十上下此較然二書可考者孔子七十時曾子才二十四歲耳而其書尚成于門人且記曾子啟手足語曾子沒時孔門弟子畧無存者矣則其不能紀遠斷可知也甚矣學者著書立說戒蚤成而傳進暮有以也

論語古今文之異

釋文序錄云張禹受論語于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最後而行于漢世禹以論授成帝後漢包咸周氏並爲章句列于學官鄭元就魯論張包周之篇章考之齊古爲之註魏吏部尙書何晏集孔安國包咸周氏馬融鄭元陳羣王肅周生烈之說并下己意爲集解正始中上之盛行于世臧玉林曰據此則張侯論語已不全爲魯論厥後包周所註列於學官皆是本也鄭康成就包周之本以齊論古論校正之凡五十事則鄭本論語又參合古齊魯三書定之非張包周之舊矣何晏所集七家內孔安國馬融蓋純乎古文餘則三家並有然鄭君

校從古論有註以識別使後人可考何晏就三家本以意爲之自序稱集諸家之美有不安者頗爲改易故采孔馬之註則改包周之本用包周之說又易孔馬之經自成一家不今不古甚可概也凡六經古今文不可偏執古文多假借今文多正字又往往古文得其眞今文或以形聲致誤故必合考之方兩通也

何氏論語集解

潛研堂文集或問何氏集解采孔安國包咸周氏馬融鄭康成陳羣王肅周生烈八家之說周氏不詳其名周生烈字文逸燉煌人本姓唐魏博士侍中晉中經簿云周生姓烈名今本集解有周無周生何也曰平叔自序稱集諸家

之善記其姓名疑平叔元本姓名兼舉後人厭其繁複因刪去其名又不知周生之爲複姓并生字亦去之由是周氏周生氏兩家之說不可辨矣復得皇侃義疏讀之凡孔馬鄭陳王周生諸人皆稱名惟包咸作苞氏而不名蓋何氏家諱咸故也然細撿全部但有周生氏而無周氏殊不可解

述而不作

惠松崖曰夫子言述而不作信哉鄉黨一編半是禮經堯曰數章全書訓典論君臣雖人言不廢言恆德則南國有人于善人爲邦則曰誠哉是言于隱居行義則曰吾聞其語素絢唐棣逸詩可誦百官冢宰逸典可稽出門如見大

賓使民如承大祭此胥臣多聞之所述也覸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此文王官人之所記也見大戴第七十二文王官人篇克己復禮爲仁左氏以爲古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管子以爲古語見小問篇參分天下而有其二周志之遺文也今逸周書即周志也見程典篇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周任之遺言也推此言之聖人豈空作耶但經傳散佚不能一一舉之爾

從先進

羣經補義曰說者謂周末文勝今未見其然如儀禮諸篇皆是周初制作委曲繁重非周末也春秋時相尚者如飲酒賦詩贈答似從前未之有事此尚文而有風雅之意正不嫌其文勝及春秋之末則絕無此事矣時人所謂先進

之禮樂為野人後進之禮樂為君子意其指殷以前為野人周以後為君子孔子從先進正欲去繁文而尚本質耳應用文者從周應用質者從殷輅周冕及已愨已戚之類是其凡例而室事交戶堂事交階許子路為知禮亦是欲去繁文之意也是說也朱子屢言之朱子曰禮時為大有聖人者作必將因今之禮而裁酌其中令其簡易易曉而可行必不至復取古人繁縟之禮而施之于今也孔子從先進已有此意又曰聖賢有作只是以古禮減殺從今世俗之禮令有防範節文不至太簡而已觀孔子欲從先進又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便是有意損周之文從古之朴矣然則先進非從周初之先進

孟子

孟子七篇漢藝文志入儒家類漢末趙邠卿首爲之註析爲十四篇唐陸善經刪趙氏章旨而爲註復爲七篇宋孫奭又采唐張鎰丁公著之說作音義一卷其他若荀卿非孟王充刺孟溫公疑孟晁說之詆孟馮休且有删孟惟孟鈞劉輌李惟正作翼孟余允文作尊孟韓退之以爲欲求至于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皮襲美請以孟子爲學科其選祇明經庶幾推崇之至者迨宋儒表章之朱子更爲集註遂與論語相配焉顧其引書多與書不同封國之制與周官不同者或其才大取意旨而畧文辭乎且尙書後出周禮未成之書安知不同者不在孟子而在尙書周官也

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

史記列傳謂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而趙氏章句孔叢子風俗通漢書藝文志皆謂親受學于子思卽朱子中庸章句引程子言亦謂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是以王劭解史記謂不言子思門人姓名疑人字爲衍世多從之惟郝京山孟子說解曰孟子言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予未得爲孔子徒而私淑諸人又言魯繆公之時子思爲臣考伯魚先孔子卒則子思猶及親事孔子後此百餘年安得尙在孔子卒哀公十六年又十一年哀公卒悼公立三十七年元公立二十一年繆公乃立上距孔子卒七十一年矣子思臣繆公時計其年已老而

孟子譜謂孟子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則是魯繆公之六年也上距繆公元年凡百二十一年去子思時遠矣豈復有親受業于其門之理乎外書性善篇孟子答[illegible]鄒不擇則以爲受業子思之子子上

孟子外書

孟子外書四篇性善辨一文說二孝經三爲正四凡六十七章鄒陽馬氏謂其文不能宏深不與內篇相似疑非孟子本眞後世依倣而作者也然兩漢六朝以來諸家不乏引用如日知錄所記史記伍被對淮南王安引孟子曰紂貴爲天子而死曾不若匹夫揚子法言脩身篇引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之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今并見爲正篇桓寬鹽鐵論引孟子曰吾于河廣知德之至也宋桓夫人

作言沖和存衞之德見性善篇又引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人自不思之爾見爲正篇周禮大行人註引孟子曰諸侯有王見孝經篇宋鮑照清河頌引孟子曰千載一聖猶旦暮也見性善篇顏氏家訓引孟子曰圖影失形見孝經篇梁書處士傳序引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見爲正篇集註程子所引荀子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見孝經篇詩維天之命傳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見爲正篇惟廣韻圭字下註曰孟子六十四黍爲一圭十圭爲一合及孟仲子曰是禖宮也今外書亦無其文至文說篇言陳仲子卒孟子誄之曰吁嗟仲子廉潔以保貞兮

歟齊國之高士舍仲子其誰稱兮惟山高而水流千古一於陵兮吁嗟仲子名長存兮可慰于九泉兮與內篇答匡章者迥異豈出孟子之口而顧雌黃若是乎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

孟子去齊在燕人畔之後蓋當周赧王三年己酉孟子言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以邵子皇極經世金吉甫通鑑綱目前編考之周武王伐殷己卯距赧王己酉八百一十一年與孟子之言不合蓋周初自共和庚申以前有誤衍之年其誤衍始于劉歆歷譜也共和庚申以前之年史遷不能紀惟魯世家自考公以後有其年考公四年煬公六年幽公十四年魏公五十年（歷譜作微公）厲公三十七年獻公三十

二年眞公（或又作愼公）三十年眞公之十四年厲王出奔彘共和行政爲共和前年己未自考公至眞公十四年凡一百五十七年魯公伯禽史記未著卒年歷譜謂成王元年爲命魯公之歲魯公四十六年至康王六年而薨以四十六年加一百五十七年則成王元年至厲王己未二百又三年耳而歷累推七十六年之朔旦冬至數諸公之年謂世家煬公即位六十年是得史誤本以六年爲六十年也又謂獻公即位五十年是又誤以三十二年爲五十年也煬公衍五十四年獻公衍十八年共衍七十二年則自成王元年至厲王己未有一百七十五年今經世諸書成王立于乙酉至厲王己未二百七十五年正承劉歆之誤也然

以汲冢竹書紀年考之武王伐殷爲十二年辛卯與今傳已卯者異武王陟於十七年丙申成王元丁酉三十七年陟康王元甲戌二十六年陟昭王元庚子十九年陟穆王元己未五十五年陟共王元甲寅十二年陟懿王元丙寅二十五年陟孝王元辛卯九年陟夷王元庚子八年陟厲王元戊申二十六年陟厲王之十二年己未奔彘十三年庚申王在彘共伯和攝行天子事號曰共和卽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起共和庚申之年但非若周公召公共行政之說也宣王靖既立共伯和歸國逍遙行志於共山之首莊子有共伯得乎共首之語武王辛卯至共和庚申二百一十年若經世諸書武王己卯至共和庚申有二百八十二年羨出七十二年正是劉歆歷譜謬衍

之數也昭王十九年誤爲五十一年孝王九年誤爲十五年夷王八年誤爲十六年厲王十三年庚申誤作三十八年庚申除去己卯至辛卯十二年今史鑑多於竹書紀年者六十年前計武王己卯至赧王己酉八百一十一年除去七十二年實得七百三十九年正與孟子語七百有餘歲合矣否則孟子生于周豈不知其年數乃缺去七十餘年耶然則皇極經世之年固不足憑通鑑綱目前編宗之者亦誤矣、

爾雅名義

爾雅疏爾近也雅正也言可近而取正也楊用修謂雅可以訓正爾不可以訓近邇可訓近而爾非近也此弗考也案詩大雅戚戚兄弟莫遠具爾疏爾是近義儀禮少牢饋

食禮上佐食爾上敦黍於筵上註爾近也周禮地官肆長名相近者相遠也賓相近者相爾也註爾亦近也則爾義何嘗不訓近也又謂但言近正猶未得爲正爾雅所載皆六經之言有何不正而云近正乎不知疏明言可近而取正也亦猶孔子對哀公言爾雅以觀于古足以辨言爾之意耳而用修必謂其近于正也非疏意也

爾雅逸篇

海鹽崔氏應榴曰漢志爾雅二十篇今惟十九篇翟晴江謂祭名與講武旌旂三章俱非天類而繫于釋天邢氏强爲之說義殊不了意古爾雅當更有釋禮一篇與釋樂相次此三章乃釋禮文之殘缺失次者耳此說甚有理

大山宮小山霍

大山宮小山霍郭氏本連解作一句宋晁補之作二句對解之全謝山曰古人原有二讀水經註第三十二卷沘水篇引潤山圖灊山圍繞小山曰霍而第四十卷霍山下亦引爾雅曰大山宮小山曰霍斯郭氏之說也然第三十九卷廬江水篇又引爾雅大山曰宮則晁氏之說矣亦非無據也

霍山爲南嶽

爾雅釋山霍山爲南嶽註謂卽天柱山疏曰衡之與霍一山而有二名也（蔡之與蒙亦然）本衡山一名霍山漢武帝移嶽神于天柱故又名天柱爲霍山耳郭註言卽天柱是據作註

時之霍山縣[illegible]也其實經之霍山則江南衡是也而孫合人反以霍山爲誤謂當作衡山抑知書傳虞夏傳及白虎通風俗通廣雅俱云霍山爲南嶽豈皆誤乎是衡山本一名霍山矣若周禮職方氏其山鎭曰霍山爾雅釋地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玉焉晉語景霍以爲城則皆指河內冀州之霍山又與南嶽無涉也

經典釋文

陸德明經典釋文三十卷其二十九卷則易書詩三禮春秋三傳孝經論語老莊爾雅之音義列老莊于爾雅之上未免不倫其第一卷則序錄也自刊諸經註疏者將音義附各條下學者遂不復見此書之全矣武進臧氏經義雜記言明崇正閒

上黨馮斑跋云原書文淵閣祕籍也不知何自出於人間震澤葉林宗購書工影寫一部凡八百六十葉嗚呼經學盛於漢至宋而疾漢儒如讎元學盛于晉至宋而詆爲異端註疏僅存譌闕淆亂今之學者至不能舉其首題其間句讀字秪賴有是書世無刻本又將澌滅矣此與註疏中所引往往不同讀者幸詳而寶之也案唐初諸儒傳註尚存此書採漢魏晉南北朝以來諸家詁訓可謂博極羣書矣非孔仲達專主一家之可擬也於周易尚書毛詩論語爾雅莊子更爲賅博治經者此書不可一日少也

諸緯

章懷太子註後漢書謂緯書之文詎同聖製多劉歆夏賀良之徒僞造

之又託諸孔子之言乃有以六經六緯爲十二經五經五緯爲十經者亦舛矣南齊周續之兼通五經五緯當時人號爲十經今稽其目河圖九篇洛書六篇又別有三十篇見太平御覽七經緯三十五篇共合爲八十篇易緯六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也書緯五璇璣鈐考靈曜刑德攷帝命驗運期授也詩緯三推度災氾歷樞含神霧也禮緯三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也樂緯三動聲儀稽燿嘉叶圖徵也孝經緯二援神契鉤命決也春秋緯十三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攷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佐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也又有尚書中候論語讖在七緯之外前世未聞有是書也朱竹垞曰緯讖之書相傳始於西漢哀

粵雅堂校刊

平之際而小黃門譙敏碑稱其先故國師譙贛深明讖錄圖緯傳道與京君明則是緯讖遠本於譙氏京氏也徵之於史如亡秦者胡明年祖龍死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已爲緯讖兆其端迨新莽之篡丹書白石金匱銅符海內四出於是頒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不過藉以愚一時之耳目乃光武篤信不疑至讀之廡下終東漢之世以通七緯者爲內學通五經者爲外學蓋自桓譚張衡而外鮮不爲所惑焉逮宋大明中始禁讖緯之書直至隋焚毀之而後流傳漸罕然有唐猶不廢緯學一科也宋歐陽公請刪去九經正義中讖緯其功良不小矣

隊四明曰案春秋元命包天地開闢至春秋魯哀公十四年獲麟之歲凡三百二十六萬七千年分爲十紀其一曰九頭紀卽人皇氏也古者謂一頭爲一人人皇兄弟九人故也二曰五龍紀又謂之五姓兄弟五人治在五方司五行布山嶽繼人皇御世者也三曰攝提紀五十九姓繼五龍氏以治分天下而居焉四曰合雒紀三姓繼攝提氏以治始敎民穴居者也五曰連通紀六姓繼合雒氏以治六曰敘命紀四姓繼連通氏以治七曰循蜚紀八曰因提紀九曰禪通紀十曰疏仡紀自人皇氏至敘命紀凡八十三君自循蜚而後皆有世次可紀相傳盤古氏之後天皇氏兄弟十三人各一萬八千歲地皇氏兄弟十一人各一萬八千歲人皇氏兄弟九人合四萬五千八百年卽九頭紀

粵雅堂校刊

斯氏譔釋史其跋開闢元始云陽子居之言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屈原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二子生當周季而已歎古初之莫紀矧百世以下遭秦燔滅之餘而妄稱上世之遺事豈不迂且誕哉夫物必有所自始事必有所由起乾坤定位萬類繁滋民生總總氣稟不一意必有人焉首出以爲之主者而君道立矣第文字未興史官未設孰能默識而傳述之然則盤古以上謂無君乎吾不得而知也天皇以下之君謂盡可指數乎吾亦弗敢信也人壽之不齊今猶古矣黃帝在位百年繼此者唐帝殷宗越周文考顧不數見何獨洪濛之辟皆身歷運會乎抑堯舜齊聖朱均不移武周並生管蔡用畔高陽高辛氏之子有

才有不才矣安得九頭五龍德皆神異分理寰區無或殂落兄弟各一萬八千歲哉以二百二十六萬餘年分爲十紀鄒紀約二十餘萬年因提六十八世禪通九十餘世世富得三千年而疏仡始黃帝訖獲麟不過二千年方之以前修短不倫忽焉與魯史春秋同時絕筆何其舛與太古未嘗無君也泰山梁父之形兆垠堮仲尼不能盡識與夫管莊之所稱道戎夫之所訓戒倚相之所能讀或在書契以前或經孔子刪棄是皆無裨于政治罔資於問學者也舍詩書六藝之文而妄信諸子讖緯之雜說未能悉三代之世及而遠求洪荒以上之氏號斯好奇者之過也尙論者斷自庖犧氏可矣

帝王世次

春秋命歷序炎帝號曰大庭氏傳八世合五百二十歲黃帝一曰帝軒轅傳十世二千五百二十歲次曰帝宣曰少昊一曰金天氏卽窮桑氏傳八世五百歲次曰顓頊卽高陽氏傳二十世三百五十歲次是帝嚳卽高辛氏傳十世四百歲此鄭氏據以註祭法而孔氏因而疏之者也大戴禮帝繫篇少典產軒轅是爲黃帝黃帝產元囂元囂產蟜極蟜極產高辛是爲帝嚳帝嚳產放勳是爲帝堯黃帝產昌意昌意產高陽是爲帝顓頊顓頊產窮蟬窮蟬產敬康敬康產句芒句芒產蟜牛蟜牛產瞽叟瞽叟產重華是爲帝舜又顓頊產鯀鯀產文命是爲禹此司馬氏采以入史

記者也從命歷序既茫遠而無可稽依大戴禮則堯舜禹稷伯益皋陶同出黃帝其世次昏亂更瀆紊不經余嘗有史記帝王世次圖說辨之

巢父許由

洗耳之說皇甫謐高士傳言許由羅泌路史吳淑事類賦言巢父而蘇轍古史考謂巢父即許由但居巢故號巢父案漢書古今人表巢父許由在上中等作兩人孔稚圭北山移文排巢父拉許由亦作兩人是巢父許由之事原屬子虛烏有爾（都穆南濠詩話云許由之名見於莊子與卞隨務光等率皆寓言許由者許其自來未嘗有是人也世因太史公之言而信以爲實過矣）又高士傳巢父許由兩傳中俱言洗耳者爲許由其巖光傳則又依范史曰昔唐堯著德巢

父洗耳夫均出士妄所撰述而前後已自相矛盾尙足以爲傳信乎

帝乙

易歸妹之帝乙卽成湯書酒誥之帝乙爲湯六世孫祖乙書多士之帝乙則辛受之父也說者謂殷尙質故以生日名至元孫之孫則親盡矣故不嫌同名此外尙有小乙武乙皆此義也陽湖趙雲松謂親世本及史記湯本名天乙自孔安國註論語謂履乃湯名孔穎達正義因之故有二名後人以其有天下稱之曰帝乙祖乙因嗣帝位故亦稱帝乙也而抑知非也夏之季已漸有以十干爲號代其名者曰孔甲曰履癸是也蓋湯名履湯亦號天乙猶帝乙天亦帝也祖乙名

滕小乙名斂武乙名瞿受癸之帝乙名羨辛名受吳才老曰紂書稱受或有通用即武庚亦名祿父其甲乙皆號也非名也所謂夏以前純乎質堯舜禹皆名自啓至發亦皆名殷以下寖乎文也道至周而謚起矣

太公之壽

汲縣西門太公廟有太公呂望表晉太康十年立石其紀年謂康王六年齊太公望卒蓋壽百一十餘歲案說苑呂望年七十釣於渭渚他書多言八十西伯載與俱歸立爲師其歲月雖不可考然紂十一祀丁巳囚西伯於羑里史記言散宜生閎夭招呂尚三人獻美女奇物於紂贖西伯至紂二十祀丙寅西伯薨明年子發嗣又十三年己卯乃伐紂至

十九年乙酉崩丙戌成王立在位三十七年壬戌崩癸亥康王立表言六年太公卒是歲在戊辰合計之當百有五十餘歲困學紀聞謂尚書顧命稱齊侯呂伋則成王之末伋已嗣太公爲齊侯以太公爲康王時卒者非也然則太公當不下百二三十歲人矣

召公之壽

周之大臣召公最壽王充論衡謂百八十餘歲應劭風俗通謂百九十餘歲太史公稱召公爲仁人甘棠之思世懷其德國雖小弱而社稷血食八九百載於姬姓獨後亡觀君奭之篇天壽平格周公亦早以長年勉之孔子曰仁者壽理固然乎

蠡勺編卷七

譚瑩玉生覆校